

出怒不怒則怒出於不怒矣出為無為則為出於無為矣

註此故是無不能生有不能為生之意也

疏夫能出怒出為者不為不怒者也是以

從不怒不為出故知為本無為怒本不怒能體斯趣故侮之而不怒也

欲靜則平氣欲神則順心有為也欲當則緣於不得已不得已之類聖人之道

註平氣則靜理足順心則神功至緣於不

得已則所為皆當故聖人以斯為道宜求無為於恍惚之外哉

疏緣順也夫欲靜攀緣必須調平志氣神功變化莫先委順心靈和混有為之中而

欲當於理者又須順於不得止不得止者感而後應分內之事也如斯之例聖人所

以用為正道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五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六

慶五

河南郭象註

唐西華法師成玄英疏

雜篇徐無鬼第二十四

徐無鬼因女商見魏武侯

疏姓徐字無鬼隱者也姓女名商魏之宰

臣武侯文侯之子畢萬八世孫也無鬼欲

箴規武侯故假宰臣以見之

武侯勞之曰先生病矣苦於山林之勞故乃

肯見於寡人

疏久處山林勤苦貧病忽能降志混迹俗

中中心欣悅有慰勞也

徐無鬼曰我則勞於君君有何勞於我君將

盈嗜欲長好惡則性命之情病矣君將黜嗜

欲擊好惡則耳目病矣

註嗜欲好惡內外無可

跡黜廢退也擊引却也君若嗜欲盈滿好

惡長進則性命精靈困病也君屏黜嗜欲

擊去好惡既不備適故耳目病矣是故我

將慰勞於君君有何暇能勞於我也

我將勞君君有何勞於我

疏此重結前義

武侯超然不對

註不悅其言

疏超恨也既不稱情故長然不答

少焉徐無鬼曰嘗語君吾相狗也

疏既覺武侯悵然不悅試語狗馬庶慳其

心

下之質執飽而止是狸德也

疏執守情志唯食飽食此之形質德比狐

狸下品之狗

中之質若視日

疏意氣高遠望如視日體質如則中品狗

也

上之質若亡其一

疏一身也神氣定審若喪其身上品之狗

也

吾相狗又不若吾相馬也

疏狗有三品馬有數階而相狗之能不若

相馬武侯庸鄙故以此逗機冀其歡悅庶

幾歸正

吾相馬直者中繩

疏謂馬前齒

曲者中鈎

疏謂馬項也

方者中矩

疏謂馬頭也

圓者中規

疏謂馬眼也

是國馬也

疏合上之相是謂諸侯之國上品馬也

而未若天下馬也天下馬有成材

疏材德素成不待於習斯乃宇內上馬天

王所馭也

若郵若失若喪其一

疏眼自顧視既似憂虞蹠足緩疏又如奔

伏觀其神彩若忘己身如此之材天子馬

也

若是者超軼絕塵不知其所

疏軼過也馳走迅速超過群馬疾若迅風

塵埃遠隔既非教習故不知所由也

武侯大悅而笑

註夫真人之言何遜哉唯物所好之可也

疏語當其機故笑而歡悅

徐無鬼出女商曰先生獨何以說吾君乎

疏議事已了辭而出女商怪君歡笑是以

答問無鬼也

吾所以說吾君者橫說之則以詩書禮樂從

說之則以金板六弢

疏詩書禮樂六經金板六弢周書篇名也

或言秘識也本有作韜字者隨字讀之云

是太公兵法謂文武虎豹龍大弢也橫遠

也縱近也武侯好武而惡文故以兵法為

縱六經為橫也

奉事而大有功者不可為數而吾君未嘗啓

齒

註是直樂鑄以鍾鼓耳故愁

今先生何以說吾君使吾君悅若此乎

疏奉事武侯盡於忠節或獻替可否功績

克彰如此之徒不可稱數而我君未嘗開

口而微笑今子有何術遂使吾君歡說如

此邪

徐無鬼曰吾直告之吾相狗馬耳

疏夫樂無貴賤瘡疾則良故直告大馬更

無他說

女商曰若是乎

疏直置如是告狗馬乎怪其術淺故有斯

問

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去國數日見其所

知而喜

註各思其本性之所好

疏去國迢遞有流放之人或犯憲網或遭

苛政辭鄉甫爾始經數日忽逢知識喜慰

何疑此起譬也

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者喜

疏日月稍久思鄉漸深雖非相識而國中

曾見故人見之而歡也

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不亦去人滋久

思人滋深乎

註各得其所好則無思無思則忘其所以

喜也

疏去國周年所適漸遠故見似鄉里人而歡喜矣豈非離家漸遠而思戀滋深乎以況武侯性好大馬久不聞政事等離鄉之人忽聞談笑

夫逃虛空者藜藿柱乎鼯鼯之逕跟位其空聞人足音蹙然而喜矣又況乎昆弟親戚之聲款其側者乎

註得所至樂則大悅也

疏柱塞也跟食人也蹙行聲也夫時遭暴

亂運屬飢荒逃避波迸於虛園宅唯有藜藿野草柱塞門庭狙猿鼯鼯蹊徑斯在於堂宇人位虛廣間然當爾之際思鄉滋甚忽聞他人行聲猶自欣悅況乎兄弟親眷聲款言笑者乎此重起譬也

久矣夫莫以真人之言謔款吾君之側乎

註所以未嘗啓齒也夫真人之言所以得

吾君性也始得之而喜久得之則忘

疏武侯思聞大馬其日固久譬彼流人方

滋逃客羈繫既淹實懷鄉眷今乃以真人

六經之說太公兵法之談譬款其側非所宜也此合前論也

徐無鬼見武侯武侯曰先生居山林食芋栗厭葱韭以實寡人久矣夫今老邪其欲千酒肉之味邪其寡人亦有社稷之福邪

疏干求也久處山林食蔬果年事衰老勞苦厭倦豈不欲求於滋味以養顏齡乎庶稟德以謀固宗廟

徐無鬼曰無鬼生於貧賤未嘗敢飲食君之酒肉將來勞君也

疏生涯貧賤安於山藪豈欲貪於飲食以自養哉蓋不然乎將勞君也

君曰何哉奚勞寡人

疏奚何也問其所以也

曰勞君之神與形

疏食欲無厭形勞神倦故慰之耳

武侯曰何謂邪

疏問其所言有何意謂

徐無鬼曰天地之養也一

註不以爲君而恣之無極

疏夫天地兩儀亭毒群品物於資養周普無偏不以爲君恣其奢侈此並是無鬼勞君之辭

登高不可以爲長居下不可以爲短君獨爲萬乘之主以苦一國之民以養耳目鼻口

註如此違天地之平也

疏登高位爲君子不可樂之以爲長居卑下爲百姓不可苦之以爲短而獨誇萬乘之威苦此一國黎庶貪色聲香味以恣耳目鼻口既違天地之意竊爲公不取焉

夫神者不自許也

註物與之耳

疏許與也夫聖主神人物我平等必不多貪滋味而自與焉

夫神者好和而惡姦

註與物共者和也私自許者姦也

疏夫神聖之人好與物而同而惡姦私者

夫姦病也故勞之唯君所病之何也

疏夫姦者私通於理爲病君獨有病其因

如何

武侯曰欲見先生久矣吾欲愛民而為義偃  
兵其可乎

疏欲行愛養之仁而為裁非之義脩於文  
教偃息兵戈如斯治國未知可不也

徐無鬼曰不可愛民害民之始也

註愛民之迹為民所尚尚之為愛愛已偽  
也

為義偃兵造兵之本也

註為義則名彰名彰則競興競興則喪其  
真矣父子君臣懷情相欺雖欲偃兵其可  
得手

疏夫偏愛之仁裁非之義偃武之功脩文  
之事迹既彰矣物斯徇焉害民造兵自此  
始也

君自此為之則殆不成

註從無為為之乃成耳

疏自從也殆近也從此以為必殆隨敗無  
為之本故近不成也

凡成美惡器也

註美成於前則偽生於後故成美者乃惡

器也

疏夫善善之事成之於前美迹既彰物則  
趨競故為惡之器具也

君雖為仁義幾且偽哉

註民將以偽斷之耳未肯為真也

疏幾近也仁義迹顯物皆喪真故近偽本  
也

形固造形

註仁義有形固偽形必作

疏仁義二塗並有形迹故前迹既依後形

必造

成固有伐

註成則顯也

疏夫功名成者必招爭競故有征伐

變固外戰

註失其常然

疏夫造作刑法而變更易常者物必害之

故致外敵事多爭戰

君亦必無威讎列於麗譙之間

註讎列陳兵也麗譙高樓也

無徒驥於錙壇之宮

註步兵曰徒但不當為義愛民耳亦無為  
威兵走馬

疏鶴列陳兵也言陳設兵馬如鶴之行列  
也麗譙高樓也言其華麗譙也錙壇官

名也君但勿起心偃兵為義亦無勞威陳  
兵卒於高樓之下徒驥馬官苑之間

無藏逆於得

註得中有逆則失耳

疏莫包藏逆心而苟於得

無以巧勝人

註守其朴而朴各有所能則平

疏大巧若拙各敦樸素莫以機心爭勝於  
人

無以謀勝人

註率其真知而知各有所長則均

疏忘心遠慮率其直知勿以謀護勝捷於  
物

無以戰勝人

註以道應物物服而無勝名

疏先為清澹以道服人勿以兵戰取勝於物

夫殺人之士民兼人之土地以養吾私與吾神者其戰不知孰善勝之惡乎在

註不知以何為善則雖克非已勝

疏夫應天順人而或滅凶殄逆者雖亡國戮人而不失百姓之歡心也若使誅殺人其心者雖復戰克前敵善勝於人不知此勝於何處在善且在誰邊也

君若勿已矣脩胃中之誠以應天地之情而勿攪

註若未能已則莫若脩己之誠

疏誠實也攪擾也事不得止應須治國若脩心中之實應二儀之生殺無勞作法攪

擾黎民

夫民死已脫矣君將惡乎用夫偃兵哉

註甲兵無所陳非偃也

疏大順天地施化無心民以勝殘免脫傷死何勞措意作法偃兵邪

黃帝將見大隗乎具茨之山

疏黃帝軒轅也大隗大道廣大而隗然空寂也亦言大隗古之至人也具茨山名也

在滎陽密縣界亦名泰隗山黃帝聖人久冥至理方欲寄尋玄道故託迹具茨

方明為御昌寓駮乘張若謂朋前馬昆閣滑

稽後車

疏方明滑稽等皆是人名在右為駮在左為御前馬馬前為導也後車車後為從也

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塗

註聖者名也名生而物迷矣雖欲之手大隗其可得乎

疏塗道也今汝州有襄城縣在泰隗山南

即黃帝訪道之所也自黃帝已上至于滑稽總有七聖也注云聖者名也名生而物迷矣雖欲之手大隗其可得乎此注得之

今于重釋也

適遇牧馬童子問塗焉

疏牧馬童子得道人也牧馬曰牧適爾而

值牧童因問道之所在

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

疏若汝也然猶是也問山之處所答云我

若知大隗之所存乎曰然

疏存在也又問道之所在答云知處

黃帝曰異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存請問為天下

疏帝驚異牧童知道所在因問緝理區守其法如何

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

註各自若則無事矣無事乃可以為天下也

疏奚何也若如也夫欲脩為天下亦如治理身身既無為物有何事故老經云我無

為而民自化

于少而自遊於六合之內于適有醫病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

註日出而遊日入而息

疏六合之內謂崑崙之裏也醫病謂風眩

胃亂也言我少遊至道之境棲心塵垢之

外而有眩病未能體真幸聖人教我脩道

晝作夜息乘日教游以此安居而道遠處

世本有作車宇者謂乘日新以變化

今予病少瘥予又且復遊於六合之外夫為

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異事焉

註夫為天下莫過自放任自放任矣物亦

奚攬焉故我無為而民自化

疏瘥除也虛妄之病久已瘥除任染而游

心物外治身治國宜有異乎物我混同故

無事也

黃帝曰夫為天下者則誠非吾子之事

註事由民作

雖然請問為天下

註今民自得必有道也

疏夫牧養蒼生實非聖人務理雖如此猶

請示以要言

小童辭

疏無所說也

黃帝又問

疏殷勤請小童也

小童曰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

亦去其害馬者而已矣

註馬以過分為害

疏害馬者謂分外之事也夫治身莫先守

分故牧馬之術可以養民間既殷勤聊為

此答

黃帝再拜稽首稱天師而退

註師夫天然而去其過分則大隗至也

疏頭悟聖言故身心愛敬退其分外至乎

大隗合乎天然之道其在吾師乎

知士無思慮之變則不樂

疏世屬艱危時連禍變知謀之士思而慮

之如其不然則不樂也

辯士無談說之序則不樂

疏辯類縣河辭同多輒無談說端故則不

歡樂

察士無凌誅之事則不樂

疏機譽之士明察之人若不容主客問訊

辭鋒凌轢則不樂也

皆囿於物者也

註不能自得於內而樂物於外故可囿也

故各以所樂園之則萬物不召而自來非

彊之也

疏此數人者各有偏滯未達大方並囿域

於物也

招世之士興朝

疏推薦忠良招致人物之士可以興於朝

廷也

中民之士榮官

疏治理四民甚能折中斯人精幹局分可

以榮官

筋力之士矜難

疏英髦壯士有力如虎時連危難務於隨

世也

勇敢之士奮患

疏武勇之士果決之人奮發雄豪除禍

患

兵革之士樂戰

疏情好干戈志存鋒刃如此之士樂於征

戰

枯槁之士宿名

疏食寡衣褐形容頹頹留心寢宿唯在聲

名也

法律之士廣治

疏刑法之士留情格條懲惡勸善其治大

也

禮教之士敬容

疏節文之禮矜敬容貌

仁義之士貴際

註士之不同若此故當之者不可易其方

疏世有逆遭時逢際會則施行仁義以著

名勲際會也

農夫無草萊之事則不比商賈無市井之事

則不比

註能同則事同所以比

疏比和樂古者因井為市故謂之市井也

若乖本務情必不和也

庶人有旦暮之業則勸

註業得其志故勸

疏眾庶之人各有事且暮稱情故自勉勵

百工有器械之巧則壯

註事非其巧則情

疏壯盛也百工功巧各有器械能順其情

事斯盛矣

錢財不積則貪者憂

註物得所嗜而樂也

權勢不尤則夸者悲

疏尤甚也夫貪競之人必聚財以適性矜

誇之士假權勢以娛心事苟乖情則憂悲

斯生矣

勢物之徒樂變

註權勢生於事變

疏夫禍起則權勢尤故以勢陵物之徒樂

禍變也

遭時有所用不能無為也

註凡此諸士用各有時時用則不能自己

也苟不遭時則雖欲自用其可得乎故貴

賤無常也

疏以前諸士遭遇時命情隨事遷故不無

為也

此皆順比於歲不物於易者也

註士之所能各有其極若四時之不可易

耳故當其時物順其儉次則各有用矣是

以順歲則時序易性則不物物而不物非

毀如何

疏此次第也夫士之所行能有長短用捨

隨時成有次第方之歲斂炎涼不易於物

不物猶不易於物者也

馳其形性潛之萬物終身不反悲夫

註不守一家之能而之夫萬方以要時利

故有匍匐而歸者所以悲也

疏馳騫身心潛伏前境至乎沒命不知反

歸頑愚若此深可悲歎也已矣

莊子曰射者非前期而中謂之善射天下皆

羿也可乎

註不期而中謂誤中者也非善射也若謂

謬中為善射是則天下皆可謂之羿可乎

言不可也

疏期謂準的也夫射無期準而誤中一物

即謂之善射者若以此為善射可乎

惠子曰可

疏謂字內皆羿也

莊子曰天下非有公是也而各是其所是天  
下皆堯也可乎

註若謂諺中者羿也則私自是者亦可謂  
堯矣莊子以此明妄中者非羿而自是者  
非堯

疏各私其是故無公是也而唐堯聖人對  
桀為是若各是其所是則皆聖人可乎言  
不可

惠子曰可

疏言各是其是天下盡堯有斯理而惠施  
滯辯有言無實

莊子曰然則儒墨楊秉四與夫子為五果孰  
是邪

註若皆堯也則五子何為復相非乎

疏儒姓鄭名緩墨名程也楊名朱秉者公  
孫龍字也此四子者並聰明過物蓋世雄  
辯添惠施為五各相是非未知決定用誰

為是若天下皆堯何為五復相非乎

或者若魯遽者邪其弟子曰我得夫子之道  
矣吾能冬爨鼎而夏造冰矣

疏姓魯名遽周初人云冬取千年燂灰以  
擁火須臾出大可以爨鼎盛夏以瓦瓶盛  
水湯中煮之縣瓶井中須臾成冰也而達  
感之俗自是非徒與魯無異也

魯遽曰是直以陽召陽以陰召陰非吾所謂  
道也

疏千年交陽也火又陽也此是以陽召陽  
井中陰也水又陰也此是以陰召陰魯遽  
此言非其弟子也

吾示子乎吾道於是為之調瑟廢一於堂廢  
一於室鼓宮宮動鼓角角動音律同矣

註俱亦以陽召陽而橫自以為是

疏廢置也置一瑟於堂中置一瑟於室內  
鼓堂中宮角室內弦應而動斯乃五音六  
律聲同故也猶是以陽召陽也

夫或改調一弦於五音無當也

註隨調而改

疏堂中改調一弦則室內音無復應動當  
為律不同故也

鼓之二十五絃皆動

註無聲則無以相動有聲則非同不應今  
改此一絃而二十五弦皆改其以急緩為  
調也

疏應唯宮角而已容二十五弦俱動聲律  
同者悉應動也

未始異於聲而音之君已

註魯遽以此夸其弟子然亦以同應同耳  
未為獨能其事也

疏聲律之外曾更有異術雖復應動不同  
總以五音為其君主而已既無他術何足  
以自夸

且若是者邪

註五子各私所見而是者亦無異  
於魯遽之夸其弟子未能相出也

疏惠子之言各私其是終夸陵物不異曾  
遽故云若是

惠子曰今天儒墨楊秉且方與我以辯相拂



以辭相鎮以聲而未始吾非也則莫若矣

註未始吾非者各自是也惠子便欲以此為至

莊子曰齊人躅子於宋者其命聞也不以完

註投之異國使門者守之出便與手不保

其全此齊人之不慈也然亦自以為是故為之

疏開守門人也齊之人棄躅其子於宋仍

命以此不亦我是

其求斲鐘也以束縛

註乃反以愛鐘器為是束縛恐其破傷

其求唐子也而未始出域有遺類矣

註唐失也夫亡其子而不能速索遺其氣

類而亦未始自非人之自是有斯謬矣

疏斲小鐘也唐亡失也求覓亡子不偶境

域束縛斲鐘恐其損壞斲子貴器為不慈

遺其氣類亦言我是

夫楚人寄而躅關者

註俱寄止而不能自投於高地也

夜幸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關未始離於本

而足以造於怨也

註本岸也夜幸獨上人船未離岸已共人

關言齊楚二人所行若此而未嘗自以為

非今五子自是豈異斯哉

疏楚郢之人因子客寄近于江濱之網投

躅守門之家夜幸無人之時輒入他人舟

上而船未離本已共舟人關打不懷恩德

更造怨辭愚復如斯亦云我是惠子之徒

此之類也本岸也

莊子送葬過惠子之墓顧謂從者曰郢人墜

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

風聽而斲之

註瞑目恣手

疏郢楚都也漢書揚雄傳作郢乃因郢人

謂泥畫之人也墜者白善土也漫汗也莊

生送親知之葬過惠子之墓細懷曠昔仍

起斯譬瞑目恣手聽聲而斲運斤之妙遂

成風聲若蠅翼者言其神妙也

盡墜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尖容宋元君聞之

召匠石曰嘗試為寡人為之

疏去墜漫而鼻無傷損郢人立傍容貌不

失元君聞其神妙嘗試召而為之

匠石曰臣則嘗能斲之雖然臣之質死久矣

自夫子之死也吾無以為質矣吾無與言之

矣

註非夫不動之質忘言之對則雖至言妙

斲而無所用之

疏質對也匠石雖巧必須不動之質莊子

雖賢猶藉忘言之對蓋知惠子之亡莊子

喪偶故匠人輟成風之妙響莊子息濠上

之微言

管仲有病桓公問之曰仲父之病病矣可不

謂云至於大病則寡人惡乎屬國而可

疏管仲姓管名仲字夷吾齊相也是鮑叔

牙之友人桓公尊之號曰仲父桓公即小

白也一匡天下九合諸侯而為霸主者管

仲之力也病病者言是病極重也大病者

至死也既將屬國故臨問之仲父死後屬

付國政與誰為可也

管仲曰公誰欲與公曰鮑叔牙

疏問國政欲與誰答曰與鮑叔也

曰不可其為人繁廉善士也其於不已若者不比之又一聞人之過終身不忘使之治國上且鈞乎君下且逆乎民其得罪於若也將弗久矣

疏姓鮑字叔牙貞廉清繁善人也而事根之人不如已者不比數之一聞人之過至死不忘率性廉直不堪宰輔上以忠直鈞束於君下以清明逆忤百姓不能和混故君必罪之管仲賢人通鑒於物恐危社稷慮害叔牙故不舉之也

公曰然則孰可對曰勿已則隰朋可其為人上也而下畔

註高而不亢

疏姓隰名朋齊賢人也叛猶望也混高卑

一榮辱故已為卿輔能遺富貴之尊下撫

黎元須忘卑謙之賤事不得止用之可也

愧不若黃帝而哀不已若者

註故無棄人

疏不及已者但懷哀悲輔弼齊侯期於淳

樸心之所愧不違軒轅也

以德分人謂之聖以財分人謂之賢

疏聖人以道德拯物賢人以財貨濟人也以賢臨人未有得人者也以賢下人未有不

得人者也其於國有不聞也其於家有不見也勿已則隰朋可

疏運智明察臨於百姓逆忤物情長牙治國則不問物之小瑕治家則不見人之過勿已則隰朋可總結以前義

吳王浮于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莽有一狙焉委蛇攫搯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

註敏疾也給續括也

疏狙獼猴也山多獼猴故謂之狙山也恂怖懼也委蛇從容也攫搯擲擲

也敏給猶速也吳王浮江遊遊眺望衆狙

恂懼走避深棘獨一老狙恃使教王王既

怪怒急速射之

搏捷矢

註捷速也矢往雖速而狙猶搏之

疏搏接也捷速也矢箭也箭往雖速狙皆按之其敏捷也如此

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死

疏命召也相助也謂王之左右也王既自射不中乃召左右亂趨射之於是狙抱樹而死

王顧謂其友頽不疑曰之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教予以至此極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

疏姓頽字不疑王之友也極死也予我也狙於伐勁巧恃頽方便傲慢於王遂遭死

發嗟此狡獸可以戒人勿浮聲色驕豪於世

頽不疑歸而師董梧以鋤其色去樂辭頽三年而國人稱之

註稱其忘巧遺色而任夫素朴

疏姓董名梧吳之賢人也鋤除去也既奉王教於是退歸悔過自新師於有道除其

美色去其聲樂重素朴辭榮華脩德三年

國人稱其賢善

南伯子綦隱几而坐仰天而嘘

疏猶是齊物中南郭子綦也其隱几等義並具解內篇

類成子入見曰夫子物之尤也形固可使若槁骸心固可使若死灰乎

疏類成子綦門人也尤甚也每仰歎先生忘物之甚必固形同槁骸心若死灰慕德殷勤有此嗟詠也

曰吾嘗居山穴之口矣當是時也田禾一觀我而齊國之衆三賀之

註以得見子綦為榮

疏山穴齊南山也田禾齊王姓名子綦隱居山穴德音遠播齊主暫觀以見為榮所以一國之人三度慶賀也

我必先之彼故知之我必責之彼故當之

疏我聲名在先故使物知我我便是賣於名聲故田禾見而則之

若我而不有之彼惡得而知之若我而不賣之彼惡得而鬻之

疏若我籍老晦迹不有聲名彼之世人何

得知我我若名價不貴彼何得見而則之

只為不能滅迹匿端故為物之所賣鬻之嗟乎我悲人之自畏者

疏喪猶亡生也子綦悲歎世人捨己慕他喪失其道

吾又悲夫悲人者

疏夫道無得喪而物有悲樂故悲人之自喪者亦可悲也

吾又悲夫悲人之悲者其後而日遠矣

註子綦知夫為之不足以救彼而適足以傷我故以不悲悲之則其悲稍去而泊然無心枯槁其形所以為日遠矣

疏夫玄道沖虛無喪無樂是以悲人自喪及悲者雖復前後悲深淺稱異咸未借道故亦可悲悲而又悲遣之又遣教既彰矣

玄玄之理斯著與眾妙相符故曰而深遠矣

仲尼之楚楚王觴之孫叔敖執爵而立市南宜僚受酒而祭曰古之人乎於此言已

註古之言者必於會同

疏觴酒器之總名謂以酒燕之也爵亦酒器受一升大人欲飲必先祭其宜僚瀝酒祭故祝聖人願與孔子於此言論也

曰丘也聞不言之言矣未之嘗言

註聖人無言其所言者百姓之言耳故曰不言之言苟以言為不言則雖言出於口故為未之嘗言

於此乎言之

註本將於此言於無言

疏夫理而教不言矣教而理未之嘗言也是以聖人妙體斯趣故終曰言而未嘗言也孔子應宜僚之請故於此亦言於無言矣

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甘寢秉羽而郢人投兵

註此二子息訟以默澹泊自若而兵難自解

疏姓熊字宜僚楚之賢人亦是勇士沉沒者也居於市南因號曰市南子焉楚白公勝欲因作亂將殺令尹子西司馬子綦言

勝欲因作亂將殺令尹子西司馬子綦言

熊宜勇士也若得敵五百人遂遣使屈之  
 宜僚正上下弄丸而戲不與使者言使因  
 以劍乘之宜僚曾不驚懼既不從命亦不  
 言他白公不得宜僚反事不成故曰兩家  
 難解姓孫字叔敖楚之令尹甚有賢德者  
 也郢楚都也投息也叔敖蘊藉實知高枕  
 而逍遙會理忘言執羽扇而自得遂使敵  
 國不侵折衝千里之外楚人無事修文德  
 息其武略彰二子有此功能故可與仲尼  
 晤言贊揚玄道也

丘願有喙三尺

註苟所言非已則雖終身言故為未嘗言  
 耳是以有喙三尺未足稱長凡人閉口未  
 是不言

疏喙口也苟其言當即此無言假余喙長  
 三尺與閉口何異故願有之也  
 彼之謂不道之道

註彼謂二子  
 疏彼謂所詮之理不道而道言非道非不  
 道也

此之謂不言之辯

註此謂仲尼

疏此謂能詮之教不言而言非言非不言  
 也子玄乃云此謂仲尼斯注粗淺失之遠  
 矣夫不道不言斯乃探微索隱窮理盡性

豈二子之所能邪若以甘寢弄丸而稱息  
 訟以默者此則默語懸隔丘何得有喙三  
 尺乎故不可也又此一章盛談玄極觀其  
 文勢不闕孫熊明矣

故德總乎道之所一

註道之所容者雖無方然總其大歸莫過

於自得故一也

而言休乎知之所不知至矣

註言出其分非至如何

疏天至道之境重玄之域聖心所不能知  
 神口所不能辨若以言知索真失之遠矣  
 故德之所總言之所然者在於至妙之一  
 道也

道之所一者德不能同也

註各自得耳非相同也而道一也

疏夫一道虛玄曾無涯量而德有上下誰  
 不能周備也本有作同字者言德有優劣  
 未能同道也此解前道之所一也  
 知之所不能知者辯不能舉也

註非其外故不能舉

疏夫知者玄道所謂妙絕名言故非辯說  
 所能勝舉也此解前知之所不知也

名若儒墨而凶矣

註夫儒墨欲同所不能同舉所不能舉故

凶

疏夫孰是競非而名同儒墨者凶禍斯及

矣

故海不辭東流大之至也

註明受之無所辭所以成大

疏百川競注東流不息而巨海容納曾不

辭憚此據東海為言亦宏博之至也已

聖人并包天地澤及天下而不知其誰氏

註汎然都任

疏前舉海為諭此下合譬也聖人德合二  
 儀故并包天地仁覃無外故澤及天下成

而不處故不知誰為推功於人故莫識其氏族矣

是故生無壽

註有而無之

死無謚

註謚所以名功功不在已故雖謚而非已

有

疏夫人處世生有名位死定謚號所以表

其實也聖人生既以功推物故死亦無可

謚也

實不聚

註今萬物各知足

疏縱有財德悉分散於人也

名不立

註功非已為故名歸於物

疏夫名以名實實既不聚故名將安寄也

此之謂大人

註若為而有之則小矣

疏總結以前志於名謚之士可謂大德之

人

狗不以善吠為良人不以善言為賢

註賢出於性非言所為

疏善喜好也夫犬不必吠噴人豈復多言

而況為犬乎

註大人愈不可為而得

疏夫好言為賢猶自不可況惑心取捨於

大手

夫為大不足以為大而況為德乎

註唯自然乃德耳

疏愛心宏博謂之大冥符玄道謂之德夫

有心求大於理尚乖况有情為德固不可

也

夫大備矣莫若天地然莫求焉而大備矣

註天地大備非求之也

疏備具足也夫二儀覆載亭毒無心四敘

周行生成庶品蓋何術焉而萬物必備

知大備者無求無失無棄不以物易已也

註知其自備者不捨已而求物故無求無

失無棄也

疏夫體弘自然之理而萬物素備者故能

於物我之際淡然志懷是以無取無捨無

失無喪無證無得而不以物境易奪已心

也

反已而不窮

註反守我理我理自通

疏只為弘備故契於至理既而反本還原

會已身之妙極而無窮竟者也

循古而不摩

註順常性而自至耳非摩拭

疏循順也順於物性無心改作豈復摩飾

而於之

大人之誠

註不為而自得故曰誠

疏誠實也夫反本還原因循萬物者斯乃

大聖之人自實之德也

子綦為梓

子綦有八子陳諸前召九方斂曰為我相吾

方姓也斂名也孰誰也梓善也九方斂善

相者也陳列諸子於庭前命方斂令相之

八子之中誰為吉善

九方數曰相也為祥

疏相子名也言八子之中相最祥善也

子恭懼然喜曰奚若

疏懼然驚喜貌聞子吉祥故容貌驚喜問

其祥善貌相如何

曰相也將與國君同食以終其身子恭索然

出涕曰吾子何為以至於此極也

疏索然涕出貌方數識見淺近以食肉為

祥子恭鑿深玄妙知其非吉故憫其凶極

悲而出涕

九方數曰夫與國君同食澤及三族而況父

母乎今夫子聞之而泣是禦福也子則祥矣

父則不祥

疏三族謂父母族也妻族也禦拒扞也夫

共國君食尊榮富貴恩被三族何但二親

子享吉祥父翻涕泣斯乃禦福德也

子恭曰數汝何足以識之而相祥邪盡於酒

肉入於鼻口矣而何足以知其所自來

疏自從也方數小巫識鑿不遠相相祥者

不過酒肉味入於鼻口方數道術理盡於

斯詎知酒肉由來從何而至

吾未嘗為牧而牂生於與未嘗好田而鶉生

於突若勿怪何邪

註夫所以怪出於不意故也

疏牂羊也與西南隅未地羊位也突東南

隅辰地也辰為鶉位故言牂生也夫羊須

牧養鶉因畋獵若祿藉功著然後可致富

貴今相而功行未聞而與國君同食何異

乎無牧而忽有羊不田而獲鶉也非牧非

田怪如何也

吾所與吾子遊者遊於天地

註不有所為

吾與之遊樂於天吾與之邀食於地

註隨所遇於天地耳邀遇也

疏邀遇也天地無心也子恭體道虛志順

物自足於性分之內教遊乎天地之間所

造皆適不待歡娛所遇斯食豈資厚味邪

吾不與之為事不與之為謀不與之為怪

註怪異也循常任性脫然自爾

疏忘物故不為事忘智故不為謀循常故

不為怪

吾與之乘天地之誠而不以物與之相撓

註斯不為也

疏誠實也乘二儀之實道順萬物以逍遙

故不與物更相撓擾

吾與之一委蛇而不與之為事所宜

註斯順耳無擇也

疏委蛇猶縱任也心境不二從容任物事

既非事何宜便之可為乎

本也然有世俗之償焉

註夫有功於物物乃報之吾不為功而償

之何也

疏夫報功賞德者世俗務也苟體道任物

不立功名何須功之償哉

凡有怪微者必有怪行殆乎非我與吾子之

罪幾天與之也

註今無怪行而有怪微故知其天命也

疏殆危也幾近也夫有怪異之行者必怪

異之微祥也今吾子未有怪行而有怪微

必遭殆者斯乃近是天降之災非吾子之罪

吾是以泣也

註夫為而然者勿為則已矣不為而自至則不可奈何也故泣之

疏罪若由人庶其修改既關天命是以泣也

無幾何而使相之於燕盜得之於道全而鬻之則難不若則之則易

註全恐其逃故不如則之易售也

疏無幾何謂俄頃間也楚使相聘燕途道之上為賊所得略相為奴而全形賣之恐其逃竄故難防禦則足不慮其逃故易售

於是乎則而鬻之於齊適當渠公之街然身食肉而終

疏渠公齊之富人為街正相之既遭則足賣與齊國富商之家代主當街終身肉食也字又作術者云渠公屠人也賣相在屠家共主行宰殺之術終身食肉也

醫缺遇許由曰子將異之

疏醫缺逢遇許由仍問欲何之適

曰將逃堯

疏答曰將欲逃避帝堯

曰奚謂邪

疏問其何意

曰夫堯畜畜然仁吾恐其為天下笑後世其人與人相食與

註仁者爭尚之原故也

疏畜畜盛行貌也成行偏愛之仁乖於淳

和之德恐宇內喪道之士猶甚澆季將來

逐迹百姓飢荒倉廩既虛民必相食是以逃也

大民不難聚也愛之則親利之則至譽之則

勸致其所惡則散

疏夫民撫愛則親利益則至來譽則相

勸勉與所惡則眾離散故黔首眾散蓋不難也

愛利出乎仁義捐仁義者寡利仁義者眾夫

仁義之行唯且無誠

註仁義既行將偽以為之

疏夫利益蒼生愛育羣品之功聚眾莫先

仁義而履仁蹈義捐率於中者少託於聖

迹以規名利者多是故行仁義者矯性偽

情無誠實者也

且假夫禽貪者器

註仁義可見則夫貪者將假斯器以獲其

志

疏器聖迹也且貪於名利險於禽獸者必

假夫仁義為其器者也

是以一人之斷制利天下

註若夫仁義各出其情則其斷制不止乎

一人

疏榮利之徒負於仁義恣其鴆毒斷制天

下向無聖迹豈得然乎

譬之猶一硯也

註硯割也萬物萬形而以一劑割之則有

傷也

疏硯割也若以一人制服天下譬猶一刀

割於萬物其於損傷彼此多矣

夫堯知賢人之利天下也而不知其賊天下也夫唯外乎賢者知之夫

註外賢則賢不偽

疏夫賢聖之迹為利一時萬代之後必生

賊害唯能忘外賢聖者其知之妙也

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

疏此略標下解釋

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悅也自以為足矣而未始有物也

註意蓋形教豈知我之獨化於玄冥之境哉

疏暖姝自許之貌也小見之人學問寡薄

自悅足謂窮微極妙豈知所學未有一物可稱也是以謂暖姝者此言結前也

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承蟲是也擇疏麗

自以為廣宮大園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臂布草操

煙火而已與豕俱焦也

疏濡需矜夸之貌也豕猪也言蟲寄猪體上擇疏長之毛鬣將為廣大宮室花園蹄

脚奎隈之所股脚乳旁之間用為溫暖利便豈知屠人忽操湯火攘骨布草而殺之手即已與豕俱焦爛者也論流俗寡識之人耽好情欲與豕蟲濡需喜歎無異也

此以域進此以域退

疏域境界也蟲則逐豕而有亡人則隨境而榮樂故謂之域進退也

此其所謂濡需者也

註非夫通變遷世之才而偷安乎一時之利者皆承蟲者也

疏此結也

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羊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

疏卷婁者謂背項俛曲俯前學卷而僂僕也羊肉羶腥無心慕蟻蟻聞而歸之舜有仁行不慕百姓百姓悅之故羊肉比舜蟻況百姓

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

疏舜避丹朱又不願眾聚故三度逃走移徙避之百姓慕德從者十萬所居之處自

成都邑至鄧墟地名也

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土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

疏地無草木曰童土堯聞舜有賢聖之德妻以娥皇女英舉以自代讓其天下居不

毛土歷試艱難望鄰境承儀蒼生蒙澤

舜舉乎童土之地年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歸所謂卷婁者也

註聖人之形不異凡人故耳目之用衰也至於精神則始終常全耳若少則未成及

長而衰則聖人之聖曾不崇朝可乎

疏既登九五威跨萬乘慙念蒼生憂伶凡庶於是年齒長老耳目衰竭無由休息豈得歸寧僂僕學卷形勞神倦所謂卷婁者也

是以神人惡眾至

註眾自至耳非好而致也

疏三徙遠之以惡也

眾至則不比不比則不利也

註明舜之所以有天下蓋於不得已耳豈

也



比而利之

疏比和也夫衆聚則不和不和則不利於

我也

故無所甚親無所甚疎抱德煬和以順天下此謂真人

疏煬温也夫不測神人親疏一觀抱守温

和可謂真聖

於蟻棄知於魚得計於羊棄意

註於民則蒙澤於舜則形勞

疏不慕羊肉之仁故於蟻棄智也不為種

行教物故於羊棄意也既遺仁義合乎至

道不濡沫相忘於江湖故魚得計此斥虞

舜禮行故及斯言也

以目視日以耳聽耳以心復心

註此三者未能無其耳目心意也

疏夫視目之所見聽耳之所聞復心之所

知不逐物於分外而知止其分內者其真

人之道也

若然者其平也繩

註未能去繩而自平

疏繩無心而正物聖忘懷而平等

其變也循

註未能絕迹而玄會

疏循順也處世和光千變萬化大順養生

曾不運寡

古之真人以天待之

註居無事以待事事斯得

疏如上所解即是玄真人用自然之道

虛其心以待物

不以人入天

註以有事求無事事愈荒

疏不用人事取捨亂於天然之智

古之真人得之也生失之也死得之也死失

之也生

註死生得失各隨其所居耳於生為得於

死或復為失未始有常也

疏夫處生而言即以生為得若據死而語

便以生為喪死生既其無定得失的在誰

邊噫未可知也是以混死生一得喪故謂

之真人矣

藥也其實莖也桔梗也雞壘也豕零也是時為帝者也可勝言

註當其所須則無賤非其時則無貴貴賤

有時誰能常也

疏莖鳥頭也治風痺桔梗治心腹血雞壘

即雞頭草也服延年豕零猪苓根也似猪

卵治渴病此並賤藥也帝君王也夫藥無

貴賤瘡病則良藥病相當故便為君主乃

至目視耳聽手捉心知用有行藏時有興

廢故時之所賢者為君才不應世者為臣

此事必然故何可言盡也

勾踐也以甲楯三千棲於會稽

疏勾踐越王也會稽山名也越為吳軍所

殘窘迫退走棲息於會稽山上也

唯種也能知亡之所以存唯種也不知其身

之所以愁

疏種越大夫名其時勾踐大敗兵唯三千

走上會稽山亡滅非遠而種密謀深智亡

時可在當時矯與吳和後二十二年而滅

吳矣夫狡兔死良狗烹敵國滅忠臣亡數

其然也平矣之後范蠡去越而遊乎江海  
變名易姓詭光晦迹即陶朱公是也大夫  
種不去為勾踐所誅但知國亡而可以存  
不知愁身之必死也字亦有作種者隨字  
讀之

故曰鷓目有所適鶴脰有所節解之也悲  
註各適一時之用不能靡所不可則有時  
而失有時而失故有時而悲矣解去也

疏鷓目晝闇而夜開則適夜不適晝鷓脰  
稟分而長則能長不能短枝節如此故解  
去則悲亦猶種闇於謀身長於存國也

故曰風之過河也有損焉日之過河也有損  
焉  
註有形者自然相與為累唯外乎形者磨  
之而不磷

疏風日是氣河有形質凡有形氣者未能  
無累也而風吹日累必有損傷恃源而往  
所以不覺亦猶吳得越之後謀臣必恃其  
功勳以無後慮遺戮是知物相利相必相  
為害也

謂只風與日相與守河而河以為未始其攬  
也

註實已損矣而不自覺  
恃源而往者矣

註所以不覺非不損也恃源往也

疏恃賴也攬損也風之與日相與守河於  
河攬損而不知覺恃其源流

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  
也審  
註無意則止於分所以為審

疏審安定也夫水非土則不安影無人則  
不見物無造物則不立故三者相守而自  
以為固而新故不住存亡不停昨日之物  
於今已化山舟潛遁昧者不知斯之義也

故目之於明也殆耳之於聰也殆心之於  
殆  
註有意則無產故殆  
疏殆逐也夫視目所見聽耳所聞任心所  
逐若目求離朱之明耳索師曠之聰心逐  
無崖之知欲不危殆其可得乎

凡能其於府也殆殆之成也不給改

註所以責其無能而任其天然

疏夫運分別之智出於藏府而自伐能者  
必致危亡也故雖有成功不還周給而改  
悔矣

禍之長也茲萃

註萃聚也苟不能忘知則禍之長也多端  
矣  
疏滋多也萃聚也役於藏府自顯其能故  
凶災禍患增長而多聚之也

其反也緣功  
註反守其性則其功不作而成  
疏自伐已能而反招禍敗者緣於功成不  
退故也

其果也待久  
註欲速則不果  
疏夫誠意成功決定於成有待之心其日  
固久

而人以為已寶不亦悲乎  
註已寶謂有其知能

疏流徙之人心處愚暗實貴已能成功而處執滯如是甚可悲傷

故有亡國戮民無已

註皆有其身之禍

疏貪土地為已有大寶取之無道國破家

亡殘害黎元無數無窮已也

不知問是也

救禍也

註不知問禍之所由由于有心而修心以

疏世有明人是為甌鏡不知問禍敗所由

博也

唯惡貧賤愚之至也

故足之於地也踐雖踐恃其所不跟而後善

疏踐躐俱復蹈也夫足之能行必履於地

仍賴不踐之土而後得行若無餘地則無

由安善而致博遠也此舉譬也

人之於知也少雖少恃其所不知而後知

之所謂也

註夫忘天地遺萬物然後蜩翼可得而知

也況欲知天之所謂而可以不無其心哉

疏知有明暗能有少多各止其分則物道

遙是以地藉不踐而得行心賴不知而能

照所以處寂養恬天然之理故老經云有

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此合諭也

知大一知大陰知大目知大均知大方知大

信知大定至矣

疏此略標能知七大之者可謂造極自此

以下歷解義

大一通之

註道也

疏一是陽數大一天也能通生萬物故曰

通

大陰解之

註用其分內則萬事無滯也

疏大陰地也無心運載而無分解物形之

也

大目視之

註用萬物之自見亦大目也

疏各視其所見謂大目

大均緣之

註因其本性今各自得則大均也

疏緣順也大順也物物各性足均平

大方體之

註體之使各得其分則萬方俱得所以為

大方也

疏萬物之形各有方術蜘蛛結網之類斯

體達之

大信稽之

註命之所期無令越逸斯大信也

疏信實也稽至也循而任之各至其實斯

大信也

大定持之

註真不撓則自定故持之以大定斯不持

也

疏物各信空持而用之其理空矣

盡有天

註夫物未有無自然者也

疏上來七大未有不由其自然者也

循有照

註循之則明無所作也

疏循順也但順其天然智自明照  
冥有樞

註至理有極但當冥之則得其樞要也  
疏窮冥之理自有樞機而用之無勞措意也

始有彼

註始有之者彼也故我述而不作  
疏始有之者彼也故我述而不作也  
則其解之也似不解之者

○ 註夫解任彼則彼自解解之無功效似不  
解

疏體從彼學而解也戒小成性故不似解  
其知之也似不知之也

註明彼知也  
疏能忘其知故似不知也

不知而後知之

註我不知則彼知自用彼知自用則天下  
莫不皆知也

疏不知而知故不知而後知此是真知  
其問之也不可以有崖

註應物宜而無方  
而不可以無崖

註各以其分  
頡滑有實

註萬物雖頡滑不同而物物各自有實也  
疏頡滑不同也萬物紛擾頡滑不同統而  
治之成資實道

古今不代

註各自有故不可相代  
疏古自在古不從古以來今自存今亦  
不從今以生古物各有性故不相代換也

而不可以虧

註宜各盡其分也  
疏時不往來法無遷質豈賴古以為今邪  
則可不謂有大揚推乎

註推而揚之有大限也  
疏如上所問其道廣大豈不謂顯揚妙理  
而推實論之乎

闔不亦問是已莫惑然為

註若問其大權則物有至分故忘已任物

之理可得而知也莫為而惑若此也  
疏闔何不也莫何無識之類若夜游何不  
詢問聖人及其弱畏而迷惑困苦如是何  
為也

以不惑解惑復於不惑是尚大不惑  
註夫惑不可解故尚大不惑愚之至也是  
以聖人從而任之所以皇王殊迹隨世為  
名也

名也

疏不惑聖智惑於凡情也以聖智之言辨  
於凡惑忘得反本復乎真根而不能得意

忘言而執乎聖迹貴重明言以不惑為大  
此乃欲尚不惑豈能除惑哉斯又遺於不  
惑也

南華真經註疏卷之二十六